

顾颉刚致沈文倬信札一通考论*

——兼及两先生以礼学为中心的学术因缘

楼 培

内容摘要:顾颉刚 1975 年 4 月 3 日致沈文倬佚函一通,涉及近现代礼学、经学研究的一段学术因缘。结合日记、书信等文献,可知顾颉刚与沈文倬于 1940 年代订交,亦师亦友,多方举荐。沈文倬在堪称绝学的礼学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成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一直都有顾颉刚的关怀提携,特别是在艰难岁月中的支持鼓励。顾氏的爱惜人才与磊落襟怀,沈氏的淡泊明志与潜心学术,展现了二十世纪中国学界真正的风骨与精神。

关键词:顾颉刚 沈文倬 礼学 经学

2010 年以来,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顾颉刚全集》,凡八集五十九卷六十二册。但“集而难全”,是近年出版的各种全集在所难免的,中华书局也认识到这一点,并及早有所谋划:“顾先生一生著述宏富,除收入该《全集》者外,仍有不少遗漏,尚需进一步搜集,俟条件成熟,续出《全集》补编。”^①其中《顾颉刚书信集》五卷五册,收录一千九百通左右顾氏函札,数量惊人,内容丰富,除了反映顾先生的个人生命史以外,也折射出一个时代学术界、文化圈的激荡与变迁。但编者顾潮女士在为乃翁《书信集》所作“前言”中仍颇为遗憾地写道“父亲一生写信何止千万,在其日记中,常有一日写信十馀通乃至二十馀通的记录,现在所存者,真可谓九牛之一毛”,并大声疾呼:“父亲的书信尚有许多未征集到,甚望收藏者能积极提供,以便日后收入书信集续编。”^②比勘顾氏日记与书信集,可见其致冰心、茅盾、陈钟凡、吕思勉、蒙文通、董作宾

*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17NDJC003Z)、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9YJC751024)阶段性成果。

① 中华书局编辑部:《顾颉刚全集出版说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一,中华书局,2011 年,第 6-7 页。

②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一“前言”,第 1-5 页。

等众多文坛学界名流的书札均已荡然无存,致其他人物的信函亦不无散佚,难得完帙,堪为叹惋。当然,新发现者,亦令人眼亮心慰^①,其他留存天壤间的遗泽相信也会陆续披露刊布。

笔者最近就因缘获睹《顾颉刚书信集》失收的一通佚函(图见封二)。该函是顾颉刚致沈文倬先生的,由沈氏后人收藏。内容如次:

文倬先生著席:

久未通问,而迄未敢忘,以台端实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也。奉三月廿八日赐书,知已移砚杭州。并赐尊著,精密沉博。自武威汉简出土以来,至今始得有确切之评价,欢喜赞叹,有如面聆教益。独惜误定学派之陈梦家君早已逝世,无从给与一读耳。今世治此经者,以我所知,尚有天津之于鹤年君,惟已年老多病。俟刚读讫,当转寄与彼,共同欣赏。所惜者,近来无一刊物可发表大作者。便中当与文物出版社主持人一商,俟武威汉简一书重印时,或将尊作载入,或将陈氏文改写。现在出版机关统归国务院出版口直辖,何时能实现此愿,尚难预知,但望刚多活数年,俾不负台端苦心。杭州空气清新,春日百花盛开。先生讲学其地,使我生羡,诸种为学自重。

弟顾颉刚上

七五、四、三

—

先叙述一下沈先生生平及其与顾颉刚的关系。

沈文倬(1917-2009),字凤笙(或作风孙、凤荪),六十岁后自号荊闇,江苏吴江人。初师从袁翰清、沈昌直、金天翮、姚廷杰等前辈学人,学习经史、诗文,1940年起亲炙于苏州曹元弼,受群经郑氏之学,以专攻“三礼”和经学为职志。袁翰清先生还慧眼识英,将爱女袁蔚许配沈氏。

1941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王庸(以中)回家乡无锡奔丧、探亲,因故未再返校,1944年,受叶恭绰(号遐庵)之聘,在上海合众图书馆为他编辑《全五代十国文》^②。袁翰清之子袁鸿寿教授介绍沈文倬前去充任助手,在王

^①如刘雪平:《顾颉刚致罗根泽信札十通》,《文献》2016年第4期,第133-145页。

^②顾廷龙1945年9月1日致顾颉刚函中有云:“以中去年以来为誉老编《五代十国文》,即在敝馆校理,较为闹热。现已竣事,闻将往助(郑)振铎检点前代中央图书馆购存之书矣。”(顾廷龙:《顾廷龙全集·书信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135页)

氏指导下搜集整理五代遗文^①。“此稿编定后携往北京,但未见印本”^②。正是在这一时期,王庸对青年沈文倬颇有提携。据《顾廷龙年谱》1945年11月25日:“王以中来,交沈文倬(凤笙)《蜡腊考》,拟投顾颉刚《文史杂志》。”^③由此开启了顾、沈二人的交往。

1945年12月11日顾廷龙有信致顾颉刚,语涉沈先生:

兹有以中之友沈文倬(凤笙,曹元弼、金天翮门人,吴江卢墟人)著有《蜡腊考》一文,见报载《文史杂志》移沪出版,属龙转交。龙因此间情形不详,特另寄呈,想公必能为之发表。沈君尝助以中为退厂编《全五代文》,即在敝馆工作,朝夕相见者两月,人极诚笃,从事《三礼》之学,今不多覩矣。^④

顾廷龙与王庸本是老友,此时与沈文倬同在上海合众图书馆工作,且有同门之谊^⑤,故有荐文发表之举。

函中所称“敝馆”即合众图书馆,乃上海沦陷时期于1939年由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遗等有识之士发起的私立图书馆。叶氏当年即礼聘时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采访部主任的顾廷龙南下创办该馆并主持馆务。在购书经费拮据窘迫的情况下,合众图书馆倡议社会各界保存国粹,踊跃捐赠,先后得到叶景葵、张元济、蒋抑卮、叶恭绰、李宣龚、陈叔通、顾颉刚、潘景郑以及吴兴章氏任缺斋、泾县胡氏朴学斋等私人或家族的大批藏书。1953年,合众图书馆将拥有的30万册古籍善本及线装书、15000种金石拓片全部捐献给

①沈文倬先生1945年有诗《奉柬叶遐庵先生恭绰兼视王君以中庸》曰:“忠诚一老砥中流,在野心悬廊庙忧。党论多违关国运,王纲终失在人谋。闲身岂忍耽禅悦,养士何妨作校讎。不弃蠲生无薄艺,游扬端合谢曹邱。”(沈文倬:《诗词赋三十首》,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编:《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第600页)

②顾廷龙:《读新版文字同盟杂感》,《顾廷龙全集·文集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885页。并参遐庵年谱汇稿编印会编印:《叶遐庵先生年谱》,1946年,第373页。

③沈津编著:《顾廷龙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65页。

④顾廷龙:《顾廷龙全集·书信卷》,第148-149页。此信又附于《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511-512页。惟后者“覩”字作“觀”。

⑤顾廷龙《金天翮读史记批语》称金氏为“先师”,回忆师徒二人自朝至暮诵读史汉之事;《金松岑师赠诗书扇跋》云:“一九二二年年夏,余受业于金师松岑先生之门。”(顾廷龙:《顾廷龙全集·文集卷》,第45、650页)。则知顾、沈为金门师兄弟。又1944年8月7日,顾廷龙日记记载“沈文倬赠《莘庐遗诗》”(沈津编著:《顾廷龙年谱》,第331页),则两人早有来往。

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1954年改名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并入上海图书馆,最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也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尤其是私立图书馆史上书写了辉煌灿烂的一页。

信里所说《文史杂志》本系国民党中央党部拟办,组织部长朱家骅于1941年1月即函邀顾颉刚赴渝主编,顾氏固辞不获,当年6月由成都飞抵重庆,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社长为叶楚伦,杂志主编为卢逮曾),8月杂志社改组后任主编。该社社址屡迁,社员屡换(前后有杨效曾、吴锡泽、顾良、魏建猷、周春元、汪叔棣、吴维亚、史念海、容媛、孙元徵等),更遭遇过印刷困难、经费停发等危机,但在顾颉刚等人的竭力应对下,该刊每年一卷数期,并曾开设古代史、明清史、唐代文化、社会史、哲学、文学、民俗、戏剧研究、南洋研究等专号,发表过陈垣、朱希祖、顾颉刚、傅斯年、胡小石、汪辟疆、陈钟凡、方豪、萧一山、金毓黻、向达、朱自清、郑鹤声、卢前、朱东润、程千帆、李长之、李源澄、丁山、邓广铭、韩儒林、谷霁光、史念海、杨向奎、王利器、方诗铭、罗尔纲、方国瑜、杨志玖、白寿彝等一大批学人的文章,在学界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影响。

顾颉刚 1946 年 1 月 23 日复函云:

起潜叔尊鉴:

前得赐书,并惠寄沈先生《蜡腊考》,至感。三礼已成绝学,沈先生受教名师,而又加以现代化之分析,裨益后学,良可敬佩。^①

“受教名师”之语,因顾氏对乡贤曹元弼亦有所知,其日记曾写道,“叔彦先生,予十馀岁时即敬之,以其为经师也”^②,“渠专精三礼及《周易》,为最后一个经学家,只以平生习于闭户,声闻不彰(日本学者则颇知之)”^③。沈文倬也曾回忆本师曹元弼之教诲:

记得有一次,自以为对《仪礼》已很熟悉,偶有一些心得,写成札记,求正于师。师力戒少作,他说:“偶然在某一方面力求胜过前人并不太难,要融贯全经而有所创获则谈何容易!”开始时词色很严厉,后来忽然悲怆地说:“及我门者,松岑(金天翻)最早,他才气横溢,长于文史;经学则一无所成。欣夫(王大隆)初治戴记,颇具识见;后来溺于版本、校勘之学,半途而废。青在(汪柏年)少年治《易》,精进可喜;方期传我郑易,不幸短命死矣。晚年得我弟,敏疾不及诸子,善守可望有成。我所希望于我弟者,不仅传我礼经,还要为我完成笺释《礼记》之志。十三经中《礼记》最难治,分别今古文,删除羸入之篇章,都不易做到的,我有志于

①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510页。

②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七,第520页。

③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七,第462页。

此而一直没有动手,看来是无法实现了。这责任你要负起来的。”这番话我是终生难忘的。^①

但沈先生尊师说而不拘泥,无玷师教而能推陈出新,所以顾氏有“又加以现代化之分析,裨益后学,良可敬佩”之辞。

复信为何没有提到《文史杂志》能否或何时发表沈文之事?实因该刊自1945年第五卷刊出后,中间停顿数载,虽经顾氏多次谋划仍无济于事,直到1948年3月才再度续出第六卷第一期,撑到翌年10月停刊,仅出至第六卷第三期。顾廷龙推荐《蜡腊考》恰值休刊阶段,主编大人徒有“良可敬佩”之叹,也无法使该文在《文史杂志》上尽早刊登。最后此文以《“蜡”与“腊”》为题首揭于1946年10月15日的《文汇报》第8版“史地”副刊。

当时王庸与王伯祥共同编辑《文汇报》“史地”“图书”副刊,提携沈文倬刊发了《“蜡”与“腊”》《〈左传杜注补正〉正》《评〈西汉经学与政治〉》《说高禘》《略论〈仪礼〉单疏》等文^②。此外,1947年,沈文倬在王庸与郑振铎负责编辑的《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第二号、第三号上分别发表了关于罗常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和陈健夫《王阳明学说及其事功》的书评,亦可见其学力才识之一斑。

二

王庸、顾廷龙荐文发表未成,但经此一事,顾颉刚与沈文倬两位先生互相印象日深。其时抗战已胜利,但顾颉刚一直驻扎重庆,直至1946年5月才抵苏老家,然而之后两年又频频奔波往返于上海、苏州、南京三地,与沈文倬的相交并不密切,但比在大后方时机会增加许多,两人也慢慢熟识起来。

顾颉刚日记中最早记载两人相见是在1947年4月28日,曰:“沈凤笙

①沈文倬:《读未刊稿记·曹元弼〈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文献》1980年第3辑,第228-229页;后收入氏著:《蓊闇文存》,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994页。沈先生又有一篇《懿斋学述之一》,专门论述乃师曹氏之学(《蓊闇文存》,第971-976页)。又,曹元弼晚年穷困潦倒,多赖王欣夫周济,但对经学传承仍念念不忘,生前致王欣夫最后一信有云:“兄精力衰耗,枯树婆娑,生意殆尽,惟任重道远之意,尚不能忘。守先待后,斯道斯文,千钧一发,吾弟是赖耳。”(崔燕南整理:《曹元弼友朋书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52页)

②吴士法:《沈文倬先生学术纪年》,《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86页。并参赵中亚选编:《王庸文存》附录《王庸先生年谱简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20页。

来。”^①别无他词。此时顾氏在苏州任社会教育学院教授,沈氏也在归乡后特意来访。未几,5月10日日记曰:“沈文倬来,为写赵吉云信。”^②5月17日:“沈凤笙遣袁女士来。”^③袁女士应是沈夫人袁蔚女史。5月19日顾氏赴南京,“到编译馆”,次日再至编译馆,晤赵吉云等^④。25日写信致沈文倬^⑤。此番因出席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及其他事务,顾颉刚一直居宁,至6月13日才离开。令人惊讶的是日记6月10日:“编译馆访赵吉云、陆步青、沈凤笙、李心庄。与吉云、步青等同乘车到曲园饭庄,宴客。”^⑥编译馆人员中,沈先生之名赫然在目。顾氏虽然勤写日记,但往往语焉不详,细节阙如,沈氏入职编译馆一事亦复如是。恰好有其他资料可供参证,揭开迷雾。据沈先生次女沈箴教授描述:

1943年,前国立编译馆在顾颉刚先生主持下整理经籍,遴选各经专门人士参加。1946年,该馆从重庆迁回南京,顾先生在《文汇报》的《史地》、《图书》周刊上看到父亲所写有关古代祭礼的文章,有意吸收他去充任“三礼”专经的整理人员。因顾先生推荐,父亲被破格聘为该馆副编审。他第一次获得经学专业工作,通经终能致用;于是信心百倍,编撰经籍提要、草拟经学词典,还点校了《孝经》邢疏和皮疏、《孟子正义》、《论语正义》以及《周礼》、《仪礼》的新、旧疏,完成的工作量远远超过规定数。及至全国解放,该馆撤销,书稿散佚,只有《孟子正义》点校本送审在顾先生家,才得以保存下来,198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⑦

这段记载应得诸当事人沈先生,可信度极高。结合日记,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勾勒描摹出故事的梗概。沈文倬拜谒乡先辈顾颉刚,或有求助职业、盼予援手之心,顾颉刚从王庸、顾廷龙等人与《蜡腊考》等文而知沈文倬,见面后或有探询志向、设法安排之意,从两人行事风格来看,后者几率更大,因顾氏一

①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六,第56页。

②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六,第60页。

③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六,第63页。

④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六,第64页。

⑤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六,第67页。

⑥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六,第74页。

⑦沈箴:《周文郁郁 其质彬彬——记父亲沈文倬教授对宗周礼乐文明的探索》,《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69页。同书所收沈氏弟子吴士法《沈文倬先生学术纪年》1947年条亦有相近记载(第586-587页)。沈文倬《由〈孟子正义〉校点本想起的一些问题》一文对此也有回忆(《藟圃文存》,第928-933页)。

贯爱才,主动积极提供帮助。不管如何,顾氏对这位甫及而立的同乡后辈青睐有加,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他也很了解并支持沈氏的志趣与长处,故而想到了国立编译馆。该馆于抗战全面爆发后西迁重庆,教育部中小学教科书与大学用书两个编辑委员会并入其中,顾颉刚即编委之一。他与先后两任馆长辛树帜、陈可忠关系甚洽,1941年还介绍史念海入馆编制沿革地图^①。同年他出席过该馆讨论十三经新疏编刊的会议,并为作《十三经新疏编刊缘起》^②。而礼经正合沈文倬的志趣与长处,故而顾、沈第二次见面即有“为写赵吉云信”事。1946年编译馆复员南京时,赵士卿(吉云)任馆长。这封信不见于《书信集》,但可以推测顾氏肯定不吝赞词,鼎力举荐。赴京后编译馆的几次相见,也可以肯定顾氏会当面说项。大局将定时写信给沈氏通报情况,或更命其速来报到,从而出现了日记中令人惊讶的一幕。自沈文倬首次拜访顾颉刚,到他人职国立编译馆并破格任副编审,前后不过一个半月,可谓神速。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沈先生庶几近之。当时他作有《乱后》一诗,感激与惬意之情溢于言外:“乱后重来山后居,眼前风物恍周馥。布衣未意登天禄,章甫居然厕石渠。漫说传经徵伏胜,真教卖赋学相如。丹黄细写迷双目,日对台城困校书。”^③

顾颉刚日记1947年7月2号:“沈文倬家来送物。”^④在致太太张静秋(时任教徐州,顾在苏州)信中则明确说道:

沈文倬为我介绍他进编译馆,嘱其家送来许多食物(亦分与前后院),还有一脚火腿,可以制汤。^⑤

沈先生感恩戴德,有以报之,以答雅意。此后两人交往不断,顾颉刚日记有多次去信记录^⑥,到南京亦有晤面^⑦,还审查过编译馆寄来的《孝经注疏》沈氏点本^⑧。

①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四,第588页。

②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四,第552页。并参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第352页。

③沈文倬:《诗词赋三十首》,《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00页。

④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六,第84页。

⑤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五,第106页。

⑥如1947年8月4日、11月17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六,第97、158页)。

⑦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六,1947年12月24日,第176页。

⑧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六,1947年12月30日、1948年3月2日,第178、237页。

但时局动荡,历史已将翻开新的篇章。1948年3月底顾颉刚迁家至上海,6月至12月到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任课,年底返沪。国立编译馆在战局急转、物价飞涨的形势下举步维艰,人员一再疏散,至1949年4月馆务停顿。顾氏在百事丛脞中仍不忘沈文倬,屡次致函联系^①,沈文倬也数度来访^②。虽然失去编译馆点校经籍的美差,但沈先生的礼学研究没有中辍,如顾颉刚1951年6月17日日记:“看沈文倬编图计划。”^③此即《〈周代城市生活图〉编绘计划》初稿,沈先生后来有补充说明:

这个计划是一九五一年春天拟订的。当时只是想编绘一个新的“三礼图”,因此,搜集资料的范围是比较狭窄的。以后,由于业馀挤不出时间,手头的参考资料不够,又无画家合作,一直没有着手。我觉得:《三礼》里有许多资料,是对研究周代城市生活情况有很大用处的。但一定要与“实物”结合,才能达到追求真实的目的。^④

为查找资料,他又请托于顾颉刚。顾氏日记1951年5月12日:“沈文倬来,为写起潜叔信。”^⑤信的内容如下:

起潜叔尊鉴:

沈凤笙先生精于礼学,现拟编纂《古代生活图》,欲常到尊处参考资料,特为介绍,乞给以便利,是为至禱。专上,敬请
撰安。

侄颉刚顿首。一九五一、五、十一。^⑥

或许是新中国成立后,无业人员至图书馆借阅须有正式单位或相关人士介绍函,熟识之间亦难免此手续,故而前次沈文倬是由顾廷龙介绍给顾颉刚,今次反之。好在当年6月,已经过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半载的沈先生分配到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下的上海图书馆工作,并被任命为编目部副主任,从此在沪上展开了工作——图书编目、业馀——礼学研究的近十二年生活。顾颉刚既是文管会委员,又是上图筹备会委员,对沈氏此次入职是否与有力焉?因文献不足征而尚难论定。

①参日记1949年1月18日、19日、2月13日、7月7日、10月14日、11月9日、1950年9月6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六,第407、407、419、482、534、544、685页)。

②参日记1949年1月24日、1950年2月5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六,第409、588页)。

③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七,第75页。

④沈文倬:《蓊闇文存》,第1008页。

⑤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七,第59页。

⑥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518页。书信早于日记一天,未知其故。

同城居住,顾颉刚与沈文倬多次相遇,还与顾廷龙等一起到过沈家吃饭^①。只是1954年8月,顾颉刚接受北京方面的邀请,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从此与沈氏只能多依鱼雁往返了。离沪前夕的7月28日,顾氏特地“到(上海)图书馆,与沈羹梅、瞿凤起、胡吉宣、王育伊、沈文倬、岳良木道别”^②。

顾颉刚日记中再见沈文倬是1957年2月18日:“看沈文倬《校点仪礼注疏仪礼正义计划》。”^③这一计划背后也有掌故。1954年,民主人士某公奉命来沪筹设经学研究所,罗致经学人才,尹炎武推荐沈先生充任《仪礼》专经研究人员,并提议改编胡培翬的《仪礼正义》,某公欣然接受,但后来未得批准而罢。1956年,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拟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三经注疏》,过上图找到沈先生说:“《仪礼疏》由你担任,速拟改编计划寄我。”遗憾的是等到计划寄出,传来郑氏率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逝世的噩耗,其事又无疾而终^④。但沈先生也将校点这两部典籍的计划寄呈顾颉刚请政。

从1957年起,上海图书馆在馆长顾廷龙主持下编纂大型工具书《中国丛书综录》,沈文倬任编辑组组长,并负责经部目录。该书1959-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在此期间,沈先生继续礼学、经学的研究,利用上图丰富的馆藏,撰写了多篇文章,在《考古》《文物》《考古学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

1963年2月,沈文倬调入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工作,成为专职研究人员,与夏承焘、姜亮夫、王驾吾、任铭善、胡士莹等学人济济一堂,切磋学术。但形格势禁,经学研究在革命年代有封建和反动的嫌疑,从前述《三礼图》只能改题《周代城市生活图》、经学研究所筹建无果等亦能略窥端倪。当时中国大陆只有范文澜、蒙文通、周予同等寥寥数人坚持研究经学,周予同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经学史”课程,更是全国独一无二、只此一家^⑤。沈先生在杭大研究经学也不合时宜,有教授主张用“文化史”名义选定礼学

①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七,1953年11月15日,第470-471页。

②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七,第574页。

③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八,第198页。

④两事均见沈簪:《周文郁郁 其质彬彬——记父亲沈文倬教授对宗周礼乐文明的探索》,吴士法:《沈文倬先生学术纪年》,《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69、587页。

⑤朱维铮:《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后记》,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73页。

研究项目^①。不久社教运动兴起,“文革”爆发,沈先生也陷入知识人难以幸免的厄运之中。但他白天劳动,晚上读写,孜孜矻矻,一如既往,完成了《蒍闾述礼》和《〈礼〉汉简异文释》两书的大部分内容。在前一书的序言中,沈先生这样写道:

既而丁阳九之阨,被高密之锢。作苦馀晷,昏灯暝写,十年如一日,所得乃倍于曩所纂者。殊乏同声之应,敢存问世之想。迨巨憝歼而清明见,百家鸣而绝业绩,爰本师门七目(明例、要旨、图表、会通、解纷、阙疑、流别)之旨,删其繁碎,定为百篇,愿次第刊布。^②

可见其沉潜于礼学研究,坚毅不拔,以存亡继绝、承先启后为己任。而后一书则正关本文开头披露的顾颉刚佚函。

三

1959年,甘肃武威出土汉简本《仪礼》九篇,首尾俱全,次第井然,保存完整,珍贵异常。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甘肃省博物馆合编的《武威汉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行世。沈文倬购置此书后如获至宝,挑灯夜读,如痴如醉,先后撰写了《〈礼〉汉简异文释》(约16万字)、《汉简〈服传〉考》(约5万字)、《〈礼〉汉简七篇为古文或本考》(约4万字)、《〈礼〉汉简非庆氏经本辨》(约2万字),并将这四篇论文辑为《武威出土〈礼〉汉简考辨四种》。1975年3月28日,沈先生将《考辨四种》寄呈顾颉刚审定,顾氏4月3日即有“欢喜赞叹”之回信。可惜该年3、4月份顾颉刚未记日记,不能参证当时更详细的情况。

让我们回到这通佚函。双方“久未通问”,从顾颉刚日记来看,确系实情。此次沈文倬主动来信,一方面是治礼有成,请予指正,另一方面也是趁着邓小平复出全面整顿国家事务的东风,与学界师友重新取得联系。去函提及“移砚杭州”事,顾颉刚应早已知晓,证诸日记,1969年5月13日有“杭州大学人来,调查沈文倬事”的记载^③。至于“杭州空气清新,春日百花盛开。先生讲学其地,使我生羡”,乃因顾父顾柏年自1913年起在杭州任职历二十馀年,顾颉刚多次赴杭省亲,又1927年为广州中山大学购书事在沪杭盘桓四月馀,1932年因“一·二八”抗战交通阻隔,在杭滞留四个月,“寓中颇能读

①沈旻:《周文郁郁 其质彬彬——记父亲沈文倬教授对宗周礼乐文明的探索》,《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69页。

②沈文倬:《蒍闾述礼》(选录),《蒍闾文存》,第618页。

③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十一,第102页。

书”^①，故而对杭州并不陌生，且有歆羡之意。

“独惜误定学派之陈梦家君早已逝世”，指陈梦家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而且是史学界著名的五大右派（另四位为黄现璠、向达、雷海宗、王重民）之一，1966年不堪受辱自缢身亡^②。于鹤年，自1928年起与顾颉刚有学术交往，系禹贡学会会员，后在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大学任教。1960年顾颉刚邀请于氏相助整理读书笔记^③，翌年编定《史林杂识初编》，196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武威汉简》后记中说明该书最重要的叙论、校记、释文等皆由陈梦家承担，陈氏后来更将叙论第三部分“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深耕广挖，撰成《汉简缀述》，可惜只能在身后出版。而沈先生其实与陈梦家有面晤交流：

1963年2月，我从上图调到杭大文研室，暑假后又到长春文史研究所讲《仪礼》。学员们讲起武威汉墓出土《仪礼》竹木简，为了早日知道是今文还是古文，南归时特地在北京停留，找整理者陈梦家先生问个究竟。他说：“与郑本对过，似今古融合本子，不久出版，自己研究吧！”后来看了他的《叙论》，方知他对今古文不感兴趣，未曾深入研究。到1965年5月，《武威汉简》出版了。当时我在诸暨县参加“四清”运动。7月中返回杭州，开始研读。用五色笔过录异文于郑本上，与郑注所列今古文对照，立刻明白汉代通行本都是今古文错杂并用之本。^④

沈先生考定《礼》汉简为古文或本、非庆普所传经本、《服传》当为《丧服》单传而非删经本等，均与陈梦家立异，对陈氏的《礼汉简校记》也作了大幅度的正误。惟不能起逝者于九原而往复问难，无怪乎顾颉刚有“无从给与一读耳”之感慨喟叹。

“以台端实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也”的评语也颇耐寻味。1943年，徐文珊函请顾颉刚开列现代中国治史各专家名单，顾氏按断代史、史学史、

①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三《郊居杂记》（十），第420页。

②顾颉刚1958年日记卷首所列“右派分子”中有陈梦家之名（《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八，第362页）。1966年9月10日：“闻陈梦家已于上星期自杀，当以考古研究所斗争剧烈所致。”（《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十，第528页）1979年7月14日有剪报“原被错定为资产阶级史学家的顾颉刚同志”、“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陈梦家都得到平反和改正（《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十一，第670页）。

③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三，第326页。并参日记中顾、于关于读书笔记整理情况之记载（《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九，第98、106-107、122、210页）。

④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沈文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25页。

思想史等分为 37 个方向列名,在经学史一栏仅有贵州大学张西堂一人^①。1947 年,顾颉刚改定方诗铭、童书业初撰的《当代中国史学》出版,梳理了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发展,但对经学史研究的论述多着笔于古书辨伪及著作年代的考订^②,亦是经学专攻者稀少之故。顾氏日记 1949 年 1 月 5 日曰:“予置《(新学)伪经考》于家,置《经学通论》于编辑所,一得暇即标点。现在研究经籍人士寥寥可数,只沈凤笙、张西堂数君,予苟不为,则康(有为)、崔(适)之绪即断。故此后研究工作,必倾向经学,庶清代业绩有一硕果也。”^③沈文倬占有一席之地。而在 1975 年见到沈氏治礼不辍并达到极高水平后,更称之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

沈文倬治礼治经在顾颉刚的心目中所占份量越来越重,待到“文革”结束,各项事业逐步走上正轨后,顾氏又有热情推荐之举,日记 1978 年 6 月 20 日有:“写夏鼐信,推荐沈文倬入考古所,未毕。”^④23 日:“写夏鼐信,讫。”^⑤所幸此信尚存,大要如下:

我前在苏沪,得交沈文倬同志,知其湛深《仪礼》之学,不但熟读其文,更能从出土实物中寻求证据。前年以《武威出土汉简〈服传〉是西汉别行〈丧服〉之单传考》寄我,嘱提意见。刚阅读一过,深觉其论定《服传》之甲乙本《丧服》单传,论据确凿,足以纠陈梦家原著的误失,洵为专家之学,其探索《服传》撰作时代及提出《丧服》经传合编出于马融之说,亦均言之成理。以刚所知,当今海内治《三礼》而能通其学者,仅此一人而已……不审您所能罗致其人否?观其在“四人帮”横行之日,犹能抵制种种干涉,潜心学问,于业馀时间写成四篇共二十万字之专著,其治学精神之强烈即此可见。您所若能给以适当之研究环境,则他日必将有更大之成就。^⑥

其中“海内一人”之语,可证“今世第一人”并非私信中礼节性的客套之词。夏鼐时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与顾颉刚也有多年的交往,特别是顾氏迁家北京后,曾多次前去探望,但这次荐举似无下文^⑦。此后沈先生一直

①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三,第 196 页。

②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36-37、124-127 页。

③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六,第 401 页。

④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十一,第 562 页。

⑤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十一,第 563 页。

⑥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三,第 563-564 页。

⑦至少《顾颉刚日记》与《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均无此事后续之记载。

任职杭州大学(1998年并入浙大)、浙江大学,治礼研经,授业传道,且是我国首位以“先秦礼制”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新时期以来,沈先生在《文史》《中华文史论丛》《文献》《学术集林》等刊物刊发礼学论文多篇,如《文史》第十五、十六辑上发表的《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一文,被杨向奎赞为“鸿文巨制,成绩空前”^①。沈氏声誉日隆,被目为“江南第一经学大师”,又有“南沈北王(文锦)”之并称。

顾先生主攻的上古史与经学关系密切,故经学也在其格局宏大的治学范围中,当然他的学术理念有别于前代经学家:

我辈生于今日,其所担之任务,乃经学之结束者而古史学之开创者。此非吾人故意立异,乃自宋至清八百年中积微成著之一洪流,加以西洋科学之助力,遂成一必然之趋势也。必将经典弄清,中国文化史方能写作,否则识其外层而不能解其核心,于事仍无益也。^②

他1938年在云南大学上过“经学史”课,1949年初自订四大工作目标之首即为“治经学”^③,同年3月31日日记:“《尔雅》、《周礼》、《仪礼》,为我最不熟之经,当钞一过。”^④1951年11月6日:“予久欲精读十三经而环境不许。三月晤(蒋)仲川,渠荐谢贤孙君为我钞书,因定写十三经,予先点一过,俟彼钞后再校一过,总算得读矣。先从三礼钞起。”^⑤这一治十三经的计划过于庞大,加上后来一系列的变故,最终亦属其“未尽的才情”^⑥。顾先生对十三经研究最深的似为《尚书》,到晚年还与刘起釭合任《尚书》的校释译证工作。对于三礼,他的许多观点散见于读书笔记中。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他仍在增订《“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发表于此年6月的《文史》第六辑,这篇长文中他改变了早年刘歆伪造、不可取信的看法,认为《周礼》应是战国时法家著作,为汉代儒家补苴增损而成。沈文倬《略论宗周王官之学》对该文观点有所肯定,并特别出注提及:

当时顾先生特地寄赠抽印本,还让他的学术助手、我的挚友王煦华兄转达,要我认真提出意见。我读后是有不同看法。但遵本师曹元弼先生生前嘱咐,把对《周礼》的研究、著述放在最后,而师说凡未曾研讨

①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93页。

②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四《沪楼日札·经学之任务》,第350页。

③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六,第403页。

④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六,第437页。

⑤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七,第133页。

⑥参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顾颉刚日记》卷首,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第1-113页。

成熟,亦不应对该书率尔论列,以致未曾提过意见。经过若干年的探索,对师说逐渐明白过来,而顾先生已去世多年,不及讨论。今为研究宗周王官之学,重读顾先生遗著,无从请益,抱憾无已。^①

沈先生的《汉简〈服传〉考》在1985年《文史》第二十四、二十五辑连载时,也提到了顾先生:

此稿撰于一九七四年。翌年三月,将此稿等几篇寄请顾颉刚先生审定。于四月三日得其复函云:“自武威汉简出土以来,至今始得有确切之评价,欢喜赞叹。所惜者,近来无一刊物可发表大作者。便中当与某某一商,何时能实现此愿,尚难预知,但望刚多活数年,俾不负台端苦心。”并为题签于卷端。至今十年,顾先生去世亦已三年余,每念及此,不胜恍然。今检旧稿,略本顾先生曩年所提意见,重行写定,谨告慰于知者。^②

其中提到的顾氏复函即本文所揭《顾颉刚书信集》失收佚函,惟沈先生持谦淡泊,不引全文以自重^③,故而仅窥片段,未见全豹。

顾先生逝世后,沈先生将多年思考的结晶、三万余字长文《从汉初今文经的形成说到两汉今文〈礼〉的传授》提交给《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版),献上一瓣心香,以报顾氏知遇之恩。回溯过往,顾颉刚之于沈文倬而言亦师亦友,爱才之心使他从来不忘奖拔这位后辈学人,而且“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居”,海阔天空的胸襟让人肃然起敬。沈文倬不是顾颉刚的入门弟子,关系自然没有像谭其骧、童书业、杨向奎等那么亲近,也不会有近距离产生的龃龉和矛盾^④。他们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基于品节和学问,尤其是堪称绝学的礼学。从这通佚函引出的顾、沈两先生的学术因缘,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近现代学术史,展现出顾氏的爱惜人才与磊落襟怀,沈氏的淡泊明志与潜心学术,使后人更加怀想中国学界真正的风骨与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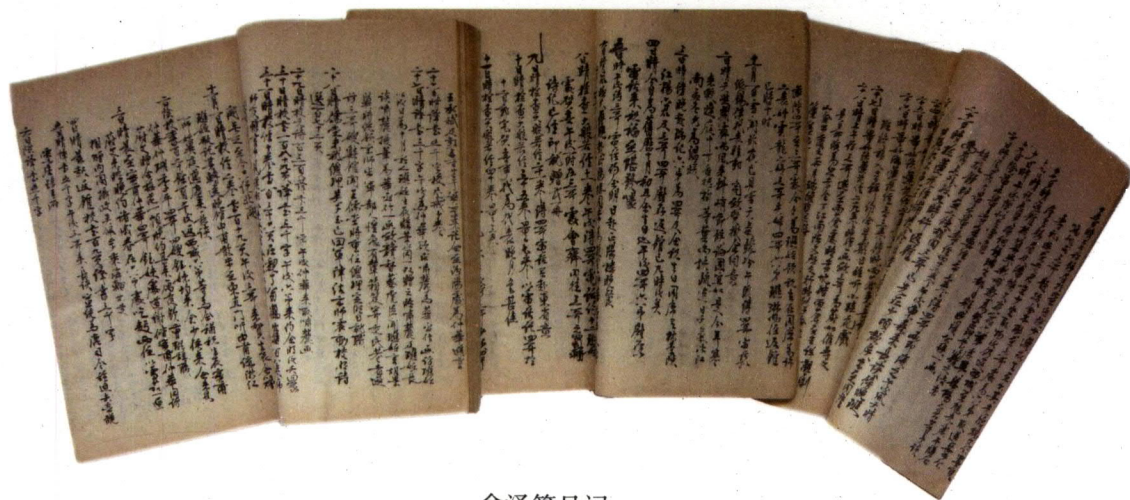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楼培,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文献、尺牍文献等。

①沈文倬:《蓊圃文存》,第428页。

②沈文倬:《蓊圃文存》,第276页。

③沈旻教授在《蓊圃文存》“后记”中说:“父亲的弟子们提议:以一位权威学者对父亲之礼经研究水准和成果的赞词手迹作为本书的代前言,父亲谦逊,坚决不许。”(《蓊圃文存》,第1041页)此处指的应该就是顾颉刚先生“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的赞词。

④详参王学典、李梅、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



俞泽箴日记

详参孙玉蓉《徐森玉先生与京师图书馆》一文

文倬先生著书久未通问而追未忘以
有端实为今世法理学者第一人也奉
三月廿八日函方知已福祝杭州益 师尊
著书密沈博自武威薄而出来王今
始有确切之评便款喜赅叙有如而
於友益得惜谈定学派之陈梦家君早
已逝世无送给共一谈耳 今世法理学者以
我所知为有天津之于鹤年君推已年老多病

侯爵读论著特寄与彼生同欣赏所惜与
近未与二刊物可发表大作者便中为与天物
出版社主特人一商侯武威薄而一来重印时或
以当作载入或时陈氏文政寄现在出版探同院
将因书院出版口疏推仍时能实现此款为雅
预知但望百多活数年俾不致台端若以抗
州重蒙清彩每日万花感佩 先生撰其地
使我生致诸君为学自重 弟 顾颉刚上 壬午四月三

顾颉刚致沈文倬信札

详参楼培文